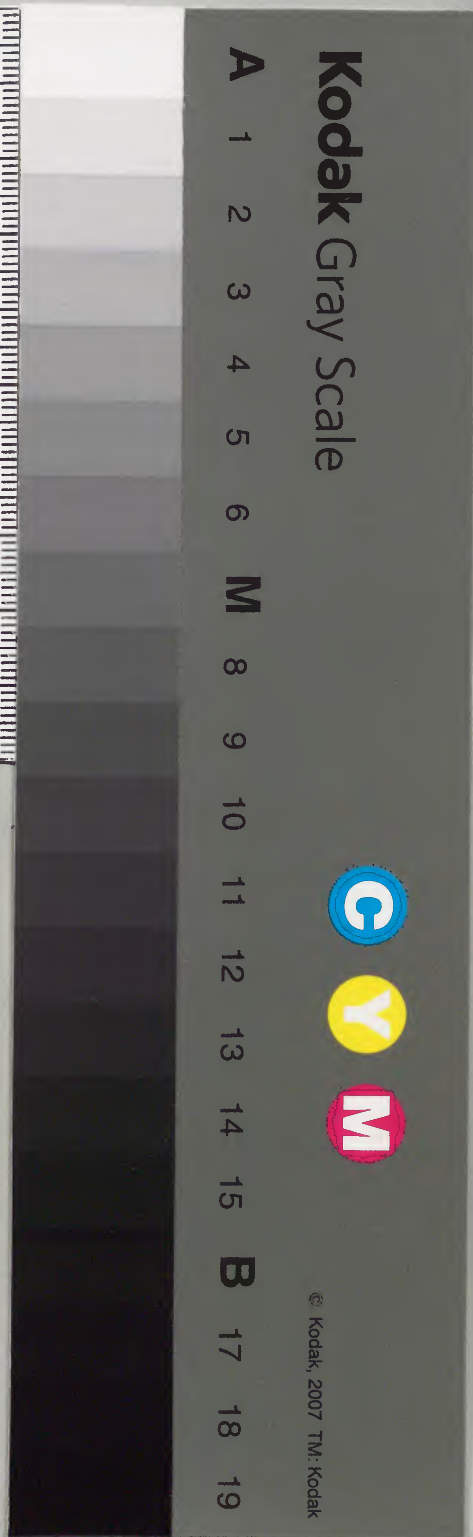


五禮通考

廿二
一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29
冊數	160 (10)
函號	別 5 1



...

...

...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

淺草文庫

內廷供奉禮部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水盧見曾

李燾總督彙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貢士

吳江顧我鈞

參校

吉禮二十

園丘祀天

明史恭閔帝本紀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

革朝志帝始郊見上帝如歲祀之禮歲前十二月躬省牲于南郊是月戊寅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宿于文華殿齋宮己卯出舍皇邸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合祀天地配以太祖罷仁祖配位

蕙田案明史于二年無郊續文獻通考總數

惠帝郊三有二年正月辛未不知何據

建文三年正月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成祖本紀建文四年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

永樂元年正月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年正月乙

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年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

郊 四年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五年正月丁

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六年正月辛酉大祀天地于南

郊 七年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八年正月己

卯皇太子攝祀天地于南郊 九年正月甲戌大祀天

地于南郊 十年正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一

年正月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五年正月丁酉大

祀天地于南郊 十八年十二月北京郊廟宮殿成

禮志成祖遷都北京如洪武制

王圻續通考建于正陽門南之左繚以周垣周九里

三十步規制禮儀悉如南京惟增祀天壽山于北岳

壇十九年正月甲子命皇太子詣壇奉安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神主

春明夢餘錄天壇在正陽門外永樂十八年建初遵

洪武合祀天地之制稱為天地壇後既分祀乃始專

稱天壇又京師大祀殿成規制如南京行禮如前儀

王圻續通考成祖屢幸北平遇郊祀先期自行在遣官

賫書諭太子令代祭畧曰永樂某年正月某日大祀天

地于南郊命爾行禮其潔精致齋恪恭乃事禮畢太子

亦遣官復命率以為常至是建都北平始罷南京郊祀

國有大事則遣官告祭云

十九年正月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十年正月辛

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十一年正月乙未大祀天地

于南郊 二十二年正月戊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仁宗本紀 洪熙元年正月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以太
祖太宗配

王圻續通考 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興皇業太宗中
興宗社再奠寰區聖德神功咸配天地易曰殷薦上
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
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神仍著典章垂範
萬世

宣宗本紀 宣德元年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
年正月庚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年正月甲午大祀
天地于南郊 四年正月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五
年正月癸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六年正月丁丑大祀
天地于南郊 七年正月癸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禮志 宣德七年大祀南郊帝御齋宮命內官內使飲
酒食葷入壇唾地者皆罪之司禮監縱容者同罪齋
之日御史檢視各官于齋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
八年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宣宗實錄 八年正月詣齋宮罷早朝故事先一日詣郊
壇皆朝百官後乃行帝諭禮官明且早行不視朝既至
南郊躬詣神厨徧閱諸祭品至暮旗手衛請放烟火不
許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
及今又暇觀烟火乎

春明夢餘錄 舊制歲以十二月朔旦駕親臨閱牲以
後每夕輪一大臣繼視自五府五部通政翰林堂上
官不司刑者皆與焉凡兔房鹿檻羊棧牛枋猪圈周
行歷視出入皆騎卒火甲人等護衛每夕鐘定人靜

乃出至中宵始回城門啟鑰以入次早復命用騎卒
自宣德年始

明史宣宗本紀九年正月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英宗前紀正統五年正月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六

年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七年正月甲戌大祀

天地于南郊 八年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九

年正月辛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年正月丙戌大祀

天地于南郊 十一年正月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二年正月癸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三年正月丁

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四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

南郊

景帝本紀景泰元年正月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

年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年正月丙午大祀

天地于南郊 四年正月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五

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六年正月戊午大祀

天地于南郊 七年正月壬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英宗後紀天順二年正月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

年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四年正月丁亥大祀

天地于南郊 五年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六

年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七年正月丙午大祀

天地于南郊

憲宗本紀成化元年正月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

年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年正月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四年正月甲戌大

祀天地于南郊 五年正月乙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蕙田案續文獻通考數此作戊申誤

六年正月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七年正月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八年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九年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年正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一年正月癸亥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二年正月戊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三年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四年正月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五年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六年正月甲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七年正月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八年正月壬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九年正月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十年正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十一年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十二年正月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十三年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孝宗本紀 弘治元年正月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年正月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四年正月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停慶成宴 五年正月壬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六年正月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七年正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八年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以太皇太后不豫停慶成宴 九年正月壬辰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年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一年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二年正月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三年正月乙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四年正月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五年正月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六年二月戊申大祀天地于南郊

蕙田案時帝有疾故改卜

十七年正月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八年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武宗本紀正德元年正月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六月辛酉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二年正月乙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年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四年正月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五年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六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七年正月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八年正月壬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九年正月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年正月戊辰薄暮祀天地于南郊

武宗實錄是夜漏下二鼓帝始還宮

十一年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十二年正月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遂獵于南海子夜中還御奉天殿

受朝賀

武宗實錄十二年將郊先期降諭郊祀畢幸南海子觀獵諸臣咸上疏諫不聽至日祀禮甫畢遂幸南海子縱獵夜半始入御奉天殿行慶成禮

十三年正月丁未罷南郊致齋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遂獵于南海子辛亥還宮 十四年正月甲辰改卜郊二月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遂獵于南海子是日京師地震

王圻續通考先是太常寺奏定正月十二日郊祀帝幸太原未回請改卜日內批改次日既而又命改卜禮科給事中邢寰等疏言祖宗以來郊祀必于正月上旬所以重一歲之首務而昭莫大之敬也今改而又改日復一日疑且未定不惟墮祖宗相循之制且

非祇畏天地之道伏望皇上如期回鑾以成大禮御
史牛天麟等亦以為言俱不報二月始祀天地于南
郊祀畢幸海子大獵

十五年正月癸巳改卜郊十二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
郊初獻疾作不克成禮

王圻續通考十五年以征宸濠如南京十二月還京
師始郊

十六年正月癸亥改卜郊

世宗本紀嘉靖元年正月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
年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毛玉傳二年冬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
宴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
于宴享往以國戚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即舉行豈可

以災傷復免修撰唐臯亦言之竟得如禮

三年正月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四年正月辛未大

祀天地于南郊 五年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六年正月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世宗實錄六年正月大祀先期禮官以宴請帝曰郊
祀慶成次日設宴乃祖宗朝故典蓋以上帝監歆君
臣歡會其禮不可廢也今四方災異非常方欲上下
同加修省恐多費勞民可暫免一年以見朕奉天恤
民之意惟四夷使臣賜宴如故

七年正月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八年正月庚戌大

祀天地于南郊 九年正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五

月己亥更建四郊

禮志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

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于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璠言國初遵古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即明堂壇即圜丘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帝復諭璠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理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爲即圜丘實無謂也璠乃備述周禮及宋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輕議帝銳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大學士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禮部尚書李時時請少需日月

博選儒臣議復古制帝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裏因令璠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朱熹等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非是帝切責之乃敕禮部令羣臣各陳所見且言汝梅等舉召誥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此等言論褻慢已甚又或謂郊爲祀天社稷爲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

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祭社即方澤祭地也璉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時詹事霍韜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唯見周禮莽賊偽書不足引據于是言復上疏言周禮一書于祭祀爲詳大宗伯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禋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蕤沈鬯辜之禮大司樂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議者既以大社爲祭地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也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興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賚之費

每傾府藏故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無二道也周禮一書朱子以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誣以莽之僞爲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實自莽始莽既僞爲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地神祇之祭而自爲一說耶于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郊禮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鋈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璉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

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祇奉敕諭折衷衆論分祀之義合于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既稱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仍于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爲地壇以專祀皇地祇既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帝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于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襲已久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戶禮工三部偕言等詣南郊相擇南天門外有自然之丘僉謂舊丘地位偏東不宜襲用禮臣欲于具服殿少南爲圜丘言復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闕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區別乞于具服殿稍南爲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體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東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

嘉靖祀典禮臣言圜丘之制大明集禮壇上成闊五丈存心錄則第一層壇闊七丈集禮二成闊七丈存心錄則第二層壇面周圍俱闊二丈五尺蓋集禮之二成即存心錄之一層存心錄之二層即集禮之一成矣臣等無所適從惟皇上裁定奉旨圜丘第一層徑闊五丈九尺高九尺二層徑十丈五尺三層徑二十二丈俱高八尺一寸地面四方漸墊起五尺

春明夢餘錄嘉靖九年從給事中夏言之議遂于大祀之南建圜丘爲制三成祭時上帝南向太祖西向俱一

成上其從祀四壇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風雲雷雨俱二成上壇制一成面徑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徑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徑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墼用一九七五陽數及周圍欄板柱子皆青色琉璃四出陛陛各九級白石爲之內壝圓墻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櫺星石門五寸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壝方墻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七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櫺星門如前又外圍方墻爲門四南曰昭亨東曰泰元西曰廣利北曰成貞內櫺星門南門外左設具服臺東門外建神庫神廚祭器庫宰牲亭北門外正北建泰神殿後改爲皇穹宇藏上帝太祖之神版翼以兩廡藏從祀之神牌又西爲鑾駕庫又西爲犧牲所少北爲神樂觀北曰

成貞門外爲齋宮迤西爲壇門

明史禮志給事中夏言疏言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以爲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敕諭欲於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歲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大學士張璁翟鑾等言二祖分配於義未協且錄仁宗所撰敕諭並告廟文以進帝復命集議于東閣皆以爲太廟之祀列聖昭穆相向無嫌並列况太祖太宗功德並隆園丘大祀殿所祀均之爲天則配天之祖不宜闕一臣等竊議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並配帝終以並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璁等言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園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

禮行于報而太宗不與孟春禮行于祈而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帝復報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報天之祀止當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豈不可配天但開天立極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當時未聞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夏言復䟽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致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望斷自宸衷依前敕旨帝報曰禮臣前引太廟不嫌一堂夫配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命申議

世宗實錄大學士張璠乃言郊祀之議聖見已決獨臣不忍無言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又非季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于古也皇上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太祖百有餘年之神座豈忍言撤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又未免有失于今也竊以天地分祀宜從古禮彰我皇上善繼善述之孝祖宗並配宜從今制彰我皇上不忘之心䟽入帝乃責璠前後變志非忠愛之道於是禮臣復上議南北郊雖曰祖制實今日新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獨配至大祀殿則太祖所創今乃不得侑享於中竊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宜仍奉二祖並配則既復古禮又存祖制禮意人情兩不爲失䟽入復諭璠曰二至祀典自今日始當奉太祖獨配孟春特名祈穀實存祖制當如仁宗之舊可委曲依朕意行之璠對皇上議郊祀大典本乎至當可行之道今議者以園丘方澤

皆以太祖配以爲皇上新制以大祀殿祀上帝以二祖
配以爲祖宗舊制皆一時遷就之說非至當不易之論
夫冬至報天之禮重孟春祈穀之禮輕天與帝一也大
祀殿既可以二聖並配圜丘何獨不可新制舊制之說
臣之所不解也臣竊惟斯禮之議本因天地不可並祭
嫌於龐襍若祖宗並配原無可議既有大祀殿又建圜
丘同兆南郊益非禮制夫禮時爲大古今異宜非可一
律蓋古圜丘因丘陵爲之非積土而壇方澤因方澤爲
之非掘地而坎今儀文大備屋而祀之掃地之儀安可
復用或謂屋祭爲帝壇祭爲天臣觀思文之詩祭后稷
配天而歌者也一詩之中天帝並稱我將之詩祭文王
配帝而歌者也一詩之中止稱天而不稱帝則天之與
帝原自無異臣惟今日郊祀之義有簡易可行之道足

可繼承者因南郊大祀殿以祀昊天上帝配以二祖冬
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萬一雨雪屆期亦可備
而成禮北郊建壇以祀皇地祇亦以二祖配之明夏方
有事北郊工役可徐圖耳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
祀之三代之彝典也不可龐襍故臣將順皇上爲之祖
宗者一代之祖宗功德俱隆並配天地當代之定制也
孝子慈孫不可輕有議擬故臣不敢將順皇上爲之蓋
宜于古而古宜于今而今惟求心之安而已帝意終不
可奪乃下禮部申議疏且責之曰祖宗並配在禮爲黷
但朕所定祈穀原因曲全祖制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
奉二祖並侑二至之祀奉皇祖獨配禮儀俱從儉詳擬
以聞

明史張璠傳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

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
 議分祭天地議罷大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
 二郊議祀高禘議文廟設主更從祀諸儒議祧德祖
 正太祖南向議祈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奏必下璫
 議顧帝取獨斷璫言亦不盡入其諫罷太宗配天三
 四往復卒弗能止也

夏言傳當是時帝銳意禮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禮欲
 分建二郊並日月而四大學士張孚敬不敢決帝卜
 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會言上疏請帝親耕南郊后
 親蠶北郊為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
 合令孚敬諭旨言乃請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
 亦難之詹事霍韜詆尤力帝大怒下韜獄降璽書獎
 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請又贊成二郊配饗議語詳

禮志言自是大蒙帝眷

王圻續通考修撰姚涑議畧云古之祭日于壇謂春分也祭月于坎謂秋分也其陰陽先後之序義則得之從之可也若冬至夏至之祭臣于此竊有疑焉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歲首故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陰陽之義先後之倫各有攸宜斯制禮之本意也今所用者夏正也如以一歲之月序之則夏至前而冬至後苟夏至祭地冬至祭天是先地而後天雖曰陽先陰後于義無嫌然實非一歲之事尊天之義豈其若此行周之禮不可以用今之時用今之時不可以行周之禮是其大者已得而不通矣

春明夢餘錄國之大在祀而祀之大在郊自古禮殘缺後儒穿鑿而五帝六天合祀之說迄無定論則以不深考于經折衷于聖以準之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又曰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告武成曰類也柴皆祀天之祀也然必及于六宗山川羣神而不及后土則郊必兼社之謂也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又曰聖人亨以享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皆舉郊以見社也家語孔子曰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郊之必卜而不及社兼社也此唐虞三代之制也儒者但見周禮有冬至祭圜丘夏至祭方澤之文遂主分祀之說不知周禮一歲之間祭天凡幾正月祈穀孟夏大雩季秋明堂至日圜丘此外有四時之祭則固合祭者矣惟是周朔建子冬至圜丘適當獻歲不妨迎陽報天而後命及于地故其禮比合祭稍加崇重此惟行周禮之時則可耳乃其合祀之禮則未嘗廢散見諸經及孔子之言可據也使祭而必冬至也則何用卜之為故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則又何必于圜丘方澤也是而知周之未嘗不合祭也由漢歷唐千餘年分祀者惟魏文帝之大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至宋郊祀皆合祭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彼時羣臣方議合祀之非哲宗以問輔



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謂之社君子當不以人廢言夫國之大祀莫過于郊明太祖以開天之聖改分祀為合祀此千古卓見故行之百五十餘年風雨調順民物康阜至嘉靖一政而明遂衰建議者夏言也卒死于法抑太祖之靈弗歆也

吳鼎辨姚涑孫承澤天地社合一祭天地分合祭聚訟久矣從未有建子宜分建寅宜合如姚氏孫氏者也祭社祭地之異同聚訟久矣從未有既合地于天又合社于地如孫氏者也周禮圜丘方澤分祭甚明朱子曰古聖王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于南祭地于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于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讀亂尤雜之禮朱子之言洵禮家之折衷可以俟後聖而不惑矣自王莽詔事元后肇為合祭之禮後人樂便安憚勞費遂因仍不易宋元豐元祐紹聖間凡三議禮明嘉靖間又議禮主分主合紛拏喧嘩然主分者皆援據正經主合者多苟且從欲如眉山所云官兵暴露人馬喘汗非夏至所能堪江陵所云冬至極寒而裸獻于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于炎歊之中其說槩可睹乃姚氏涑變為建子宜分建寅宜合之說後人疑其有當是不可不辨夫冬至圜丘迎陽氣之始夏至方澤迎陰氣之先此天地陰陽之大分報本反始之精義固不因建子而叛此禮亦不可因建寅而廢此禮况周禮又用夏正之書也自古三正通建周雖建子逸周書云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周禮授時祭享之書故純用夏正圜丘方澤正用夏正之事于建子何與耶姚氏之言曰以一歲之月序之則夏至前而冬至後苟夏至祭地是先地而後天尊天之義豈其若此此尤說之不可通者也先王之制祭祀因時而舉初不以先後為尊卑宗廟時享春夏薄而秋冬盛不聞以薄祭為尊威祭為卑也宗廟殷祭禘祫尤大于時享而禘以夏禘以秋禘以春不聞以禘祭為尊禘禘為卑也五祀之祭春祀戶秋祀門不聞以戶為尊以門為卑也且即以夏正一歲而論元日祈穀有祭龍見大雩又祭又何嘗不先天地特義之所起仍不在先後之序耳又其說曰行周之禮不可以用今之時用今之時不可以行周之禮則是周禮與夏正斷斷背而馳孔子何以自云吾從周而又

告顏子以行夏之時不自相刺謬耶孫氏承澤申姚氏之說曰周胡建子冬至圜丘適當獻歲不妨迎陽報天而後命及于地故其禮比合祭稍加崇重此惟行周禮之時則可耳案孫氏之意止欲合天地而祭之而其為說直欲舉圜丘一祭而廢之周胡建子不妨迎陽報天胡建子則不可行圜丘崇重之禮也感亦甚矣又曰使祭而必冬至也何用卜之為夫冬至之郊圜丘之郊也日不須卜用辛之郊祈穀之郊也日乃用卜圜丘之郊惟天子得行之祈穀之郊魯亦得行之兩郊牽連而舉則祈穀為次郊而圜丘為始郊故郊特牲既言郊用辛而又曰周之始郊日以至義各有指孫氏混而一之以祈穀之郊得圜丘之郊是祈祭可存正祭決不可存魯郊可從周郊決不可從斯何義耶又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則又何必于方澤也案圜丘即泰壇方澤即泰折一見于周禮一見于祭法則禮器所謂不壇者非無壇也方澤高下因其自然之形而非人力所為故曰不壇今悞以不壇為無壇而欲廢方澤之祭抑又惑矣又曰嘉靖一政而明遂衰建議者夏言也卒死于法夫嘉靖以後之衰豈緣郊祀之更夏言之死于法豈由分祭之說孫氏牽合株連以証已堅僻之說不亦誣耶至于祭地祭社尤確然不可合者王制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地祭社截然不同胡五峯始為社與方澤無兩祭之說朱子以為看來自有方澤之祭書傳彙纂曰社于新邑謂此所以祀地者非也若以此社為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斯可謂一言破的矣周世禘曰考之諸書地與社豈然不同地為大祀社為中祀祭地用駢犢祭社用太牢祭地七獻祭社三獻祭地服袞衣祭社服希衣祭地以後稷配祭社以句龍配斯尤援引確據無復可疑夫言郊祭以兼天地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南郊北郊皆郊也言郊不得兼社名誥用牲于郊牛二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社又在南北郊之外也而孫氏乃云郊必兼社又曰舉郊以見社斯何說耶至其所引肆類柴望之文則皆告祭之證所引中庸郊社之禮郊社對舉猶之禘嘗對舉實皆錯舉成文亦不足為

五禮通考卷二十 圜丘祀天

社即方澤之證總之孫氏之說既欲合地與天為一祭將燔柴瘞埋血祭混一合和都無分別非朱子所訶瀆亂龐雜之尤甚者耶我朝折衷古制冬至祀天園丘夏至祭地方澤祈穀之後祭社稷壇有分祭而無合祭斯誠萬世可行之典也夫

顧我鈞嘉靖分祀論明世宗尊崇典獻狗私蔑禮固天下萬世之所不避也至于南北兩郊力主分祀則為天下萬世之所不可易古人云是亦多言矣豈必不獲雖不可據此一事以為世宗之賢而就此一事其言固不可以人廢矣即行之未久張居正進郊祀圖冊復以合祭為言而終明之世亦卒不行若乃當時之有姚涑後代之有孫承澤顧深以分祀為非而力詆之何歟或以世宗偏私豐昵人所不服故并其合禮者而疑之然議禮但論其是非固不當以他事相牽涉况如學校從祀舉前代傳經之儒苛求而黜罷之此甚非祭于瞽宗之意後人曾莫為改正而反于分祀詆之不可解也或謂世宗既定分祀而親奉甚疎率以遣官行事是何足與言禮曰是則誠非矣然而有初鮮終亦人所有但當咎其後之不終不得議其始之不善也總之明自嘉靖以下經學日衰士人素不深求其義而又以太祖父母異處之言垂為大訓沉溺錮蔽牢不可開雖有聖君賢相百倍于世宗與夏言張璉者亦不能破除流俗而使之共信也蓋嘗論之古今主合祭者多矣然其由來不同不可一槩論也夫王莽天下之奸雄也彼必合天地而祭之然後可合祖妣而配之欺誑女主以為篡竊之計是固明知其不然而強行之者也蘇子瞻天下之辯才也彼度宋之君臣必不足以及行禮宋之財力必不足以盡禮而身為儒臣又不肯自安簡陋而必獵取載籍以附會之是亦明知其不然而謬言之者也張居正天下剛愎自用之人也彼以嚴寒盛暑駢奔壇折人主所憚而諸臣亦無利焉于是直揭其情而不復為之掩蓋是又明知其不然而故犯之者也此三人者固非真以為當合也若乃經典之不考義理之不明上惑于太祖之臆言下怵于夏言之被禍遂以合祭之制果為至當隱微寤寐誠一不二者古今以來未有如姚涑孫承澤者矣此則可謂妄庸也夫

蕙田案國之大事在祀祀之至大者莫如兩郊分合之議自漢迄唐宋雖屢更而未定至明世宗始斷然行之其言曰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未見有祭天之禮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又曰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天地合祀擬之夫婦同牢褻慢已甚又曰社乃祭五土之祗非皇地祗非祭社即方澤祭地斯言也所謂考之三王而不謬建之天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在昔主合祭者皆有私意如王莽之媚元后蘇軾之憚勞費即後來張居正之溺宴安皆有所為從未有直以分祭為非者乃姚涑創為堅僻之新說承澤從而附和之意



何所為豈真以合祭為是分祭為非耶其亦
踈于學術矣吳氏顧氏辨之極詳並載于後
考禮者幸無為所惑也

顧我鈞嘉靖議郊配論人非聖賢不能無私然其本心之明雖至私之人必有
所發見而未嘗盡沒者惟不能引伸而擴充之是以卒蔽于私而不當理也方
明世宗之追尊與獻也舉朝爭之呼天搶地而其心悍然敢犯天下萬世之不
韙而不顧此其不明極矣然觀其議定郊祀則鯁鯁焉以太宗並配為非禮人
以為此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者也或曰此欲推太宗而遠之以為與獻配明
堂地也此二言者固皆近是然以余觀之是固其本心之明而不可遽謂之過
也夫明祖崛起與漢同符漢代郊堂俱配高祖後儒亦有言其不合禮者此不
知通變之論也太公執嘉泰之黔首溯其先世誰當為后稷者雖使周公處漢
亦必以高祖兼配為正也當明祖立國之始羣臣請以考配天太祖謙讓再三
至于告廟而不配豈徒以宇內未平哉以匹夫徒步之人無一毫功德于天下
徒以子為天子忽躋之以配天死猶有知亦必有愧赧踟躕而不敢當者配天
與宗廟事理固有不同是謂是非之公天子所不能私其父也至太祖既崩則
配天專屬太祖百世不可易也彼太宗殺父嫡孫竊其神器是乃高煦宸濠之
倖成者耳而以為比隆太祖乎此仁宗之私不足以協萬世之公世宗蓋隱見
及其故不禁其執之堅言之屢也蓋與獻之為分親親則私之者甚而其識昏
其氣悍雖萬夫爭之而不回太宗之為祖遠遠則私之者輕而其心平其見清
一人靜思之而天下之公是非公非悠然出矣使其能引而伸之思天下事之不
當乎理者雖子孫觀之而是非之不可昧如此然則已之有天下也孰與漢高
與太祖而今之尊崇其父者乃欲過于漢高與太祖之父後世子孫得毋有擬
議其失者乎知此而大禮之議宜有悔心之萌當私欲錮蔽之中猶有一隙之

可望者轉關全在乎此矣彼夏言張璉者不務導之于公正而徒勸之以因仍
于是太宗之配不祧而與獻配明堂之失愈無覺悟之路矣璉不足道也言獨
惡能無
罪哉

明史世宗本紀十一月己酉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
大赦

王圻續通考將郊祀帝諭夏言欲親行奉安禮乃擬
儀注以聞先期擇捧立執事官十一員分獻配殿大
臣二員撰祝文備脯醢酒果制帛香燭前一日行告
廟禮設神輿香案於奉天殿神案二於泰神殿神案
二於東西配殿香案一於丹墀正中設大次于圜丘
左門外是日質明帝常服詣奉天殿行一拜三叩頭
禮執事官先後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及從祀神
主各奉安輿中至泰神殿門外帝乘輅至昭享門禮
官導至泰和殿丹墀執事官就輿捧神主升石座奉

安于龕中帝詣香案前行三獻禮如儀禮畢出至大次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畢還宮

凡祭祀先期三日及二日百官習儀于朝天宮嘉靖九年更定郊祀冬至習儀于前期之七日及六日

嘉靖九年四郊工成帝諭太常寺曰大祀分獻官預定方可習儀乃用大學士張璁等于大明夜明星辰

風雲雷雨四壇舊制分獻用文武大臣及近侍官共二十四人今定四人法司官仍舊例不與

明會典園丘大祀儀嘉靖九年定前期十日太常寺題請視牲次請命大臣三員看牲四員分獻前期五日錦衣衛

備隨朝駕皇帝詣犧牲所視牲視牲前一日皇帝常服告廟至日視牲畢命大臣輪視如常儀前期四日皇帝

御奉天殿太常寺奉祭祀進銅人如常儀博士捧告請太祖祝版于文華殿候皇帝親填御名訖捧出前期三

日皇帝具祭服以脯醢酒果詣太廟請太祖配神訖易服御華蓋殿太常寺卿同光祿寺卿面奏省牲訖皇帝

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聽受誓戒傳制前期二日太常卿同光祿卿奏省牲如常儀牛九牝羊三豕三鹿一兔六是日錦衣衛具

神輿香亭太常官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于奉天殿次日皇帝至奉天殿親填祝版版以青楮硃書置玉帛于匣太常卿

捧安輿內皇帝三上香行一拜三叩頭禮畢錦衣衛官校昇至天壇太常卿奉安于神庫前期一日免朝錦衣

衛備法駕設版輿于奉天門下正中皇帝吉服告于廟出乘輿詣南郊由西天門入至昭享門外降輿禮部太

常官導皇帝由左門入至內壝太常卿導皇帝至園丘恭視壇位次至神庫視籩豆至神厨視牲畢仍由左門

出升輿至齋宮分獻陪祀官叩頭如常儀壇上陳設上
 帝向南饋一蒼玉一郊祀制帛十二俱青登一簋簋各二邊
 十二豆十二蒼玉爵三酒尊三青漆團龍篚一祝案一
 配帝向西饋一奉先制帛一白登一簋簋各二邊十二豆
 十二蒼玉爵三酒尊三雲龍篚一從祀四壇俱在壇之二成大明
在東饋一登一禮神制帛一赤簋簋各二邊十豆十酒盞
 二十青瓷爵三酒尊三篚一夜明在東陳設同禮神制帛
 一白星辰在東面向北上曰五星曰二十八宿曰周天星辰饋一羊一豕一登一劔一實以和羹
 簋簋各二邊十豆十酒盞三十帛十青色一赤色一黃色一白色六黑色一青瓷
 爵三酒尊三篚一雲雨風雷在東陳設同帛四青色一白色一黃色一黑色一
 前期一日太常寺設香案于皇穹宇丹墀正中將事之
 夕三更一點禮部太常寺堂上官恭詣香案前尚書上
 香率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畢太常寺官九員分詣東

西配殿各請從位神牌出龕先雷師次風伯次雨師次
 雲師次周天星辰次二十八宿次五星次夜明次大明
 捧至丹墀東西向立太常寺官一員詣殿中請太祖主
 出龕太常寺少卿一員恭捧西向立太常寺官二員請
 上帝神版出龕太常寺卿恭捧南向立禮部侍郎二員
 導引出殿先上帝次太祖次大明次夜明次五星次二
 十八宿次周天星辰次雲雨風雷由園丘北門入轉至
 午陛升壇先上帝次太祖次從位各依原序先後奉安
 于神座候皇帝至大次尚書率各官致詞復命叩頭出
 祭畢太常官如前捧請禮部侍郎導引入殿以次納于
 龕中奉安訖各官仍行一拜三叩頭禮出正祭是日三
 鼓皇帝自齋宮乘輿至外壇神路之西降輿導引官導
 皇帝至神路東大次上香官同導引官捧神位官復命

訖退

百官排班于神路之東西以俟

皇帝具祭服出導引官導皇帝由左櫺

星門入內贊對引官導皇帝行至內壝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皇帝至御拜位內贊奏就位皇帝就位典儀唱燔柴唱迎帝神樂作內贊奏升壇導皇帝至上帝金爐前奏跪奏搢圭司香官捧香跪進于皇帝左內贊奏上香皇帝三上香訖奏出圭導至太祖金爐前儀同奏復位皇帝復位樂止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奠玉帛樂作內贊奏詣神御前導皇帝至神御前奏搢圭捧玉帛官以玉帛跪進于皇帝右皇帝受玉帛內贊奏獻玉帛皇帝奠訖奏出圭導至太祖前奏搢圭奏獻帛奏出圭奏復位皇帝復位樂止典儀唱進俎樂作齋郎舁俎安訖內贊奏詣神御前導皇帝至神御前奏搢圭奏進俎奏出圭導至太祖前儀同奏復

位皇帝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奏詣神御前導皇帝至神御前奏搢圭捧爵官以爵跪進于皇帝右皇帝受爵內贊奏獻爵皇帝獻訖奏出圭奏詣讀祝位導皇帝至讀祝位奏跪傳贊眾官皆跪樂暫止內贊奏讀祝讀祝官跪讀祝畢樂復作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讀祝跪進祝版皇帝捧至御案篚內安訖今祝官自安內贊導至太祖前奏搢圭捧爵官以爵跪進于皇帝右皇帝受爵奏獻爵皇帝獻訖奏出圭奏復位皇帝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作儀同初獻惟不讀祝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樂作儀同亞獻奏復位樂止太常卿進立于壇之二成東向唱賜福胙內贊奏詣飲福位導皇帝至飲福位光祿卿捧福酒跪進于皇帝左內贊奏跪奏搢圭奏飲福酒皇帝飲訖光祿官捧福

昨跪進于皇帝左內贊奏受胙皇帝受訖奏出主俯伏
與平身奏復位皇帝復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
徹饌樂作執事官徹饌訖樂止典儀唱送帝位樂作內
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
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恭詣泰壇皇帝退立于拜位之
東典儀唱望燎樂作內贊奏詣望燎位內贊對引官導
皇帝至望燎位燎半內贊奏禮畢樂止如遇風雪有司設黃毡
小次于園丘下皇帝恭
就小次對越行禮其升降上
香奠獻俱以太常執事官代內贊對引官導皇帝至大次易服禮
部太常官捧神位安于皇穹宇皇帝還齋宮少憩駕還
百官具朝服于承天門外橋南立迎駕皇帝入詣廟參
拜如視牲還之儀百官隨至奉天殿行慶成禮 附分
獻官儀皇帝行初獻禮讀祝訖奏俯伏與平身贊引引
分獻官由東西陞詣各神位香案前贊搢笏上香獻帛

獻爵出笏復位亞終獻儀同惟不上香獻帛至典儀唱
望燎各分獻官詣燎爐前燎半贊禮畢

明史樂志嘉靖九年復定分祀園丘樂章

迎神中和之曲 仰惟元造兮於皇昊穹時當肇陽
兮大禮欽崇臣惟蒲柳兮螻蟻之衷伏承眷命兮職
統羣工深懷愚昧兮恐負洪德爰遵彝典兮勉竭微
衷遙瞻天闕兮寶輦臨壇臣當稽首兮祇迓恩隆百
辟陪列兮舞拜于前萬神翊衛兮而西以東臣俯伏
迎兮敬瞻帝御願垂歆鑒兮拜德曷窮
奠玉帛肅和之曲 龍輿既降兮奉禮先爰有束帛
兮暨瑤瑄臣謹上獻進帝前仰祈聽納兮荷蒼乾
進俎凝和之曲 殺羞珍饌兮薦上元庖人列鼎兮
致精虔臣盍祇獻兮馨醴牲願垂歆享兮民福淵



初獻壽和之曲 禮嚴初獻兮奉觴臣將上進兮聖
皇聖皇垂享兮穆穆臣拜手兮何以忘

亞獻豫和之曲 禮觴再舉兮薦玉漿帝顏歆悅兮
民福昂民生賴兮感上蒼臣惟鞠拜兮荷恩長

終獻熙和之曲 三獻兮禮告成一念微衷兮露悃
情景張樂舞兮聲鏗鉦仰瞻聖容兮俯錫恩泓

徹饌雍和之曲 祀禮竣兮精意裡三獻備兮誠已
申敬徹弗遲兮肅恭寅恐多弗備兮惟賴洪神

送神清和之曲 裡事訖終兮百辟維張帝垂歆鑒
兮沐澤汪洋龍車冉冉兮寶駕旋雲靈風鼓舞兮瑞

露清灑洪恩浩蕩兮無以為酬粗陳菲薦兮已感歆
嘗香氣騰芳兮上徹帝座仰瞻聖造兮賜羣方臣同

率土兮載懽載感祇迴寶輦兮鳳嘯龍翔誠惶誠恐
兮仰戀彌切願福生民兮永錫亨昌

望燎時和之曲 龍駕寶輦兮昇帝鄉御羞菲帛兮
奉燎方環珮鏗鏘兮羅壇壝炬焰特舉兮氣輝煌生

民蒙福兮聖澤霑臣荷眷佑兮拜謝恩光
世宗本紀十年十一月甲寅祀天于南郊 十一年十

一月庚申祀天于南郊
禮志十一年冬至尚書言前此有事南郊風寒莫備乃

采禮書天子祀天張大次小次之說請作黃壇御幄為
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隨值風雪則設于園丘下帝就幄

中對越而陟降奠獻以太常執事官代之命著為令
世宗實錄嘉靖十二年定園丘遣官代祀儀 前期太

常寺具本請欽定遣官職名遣官受命報名謝恩齋宿
如常儀先一日遣官及分獻陪祀官各致齋于祭所是

日先期太常寺陳設如圖儀設遣官拜位于壇下內壝正中設遣官讀祝位于壇上避御拜位近北陛設典儀贊引官位于遣官拜位之南贊引引遣官分獻陪祀官各服法服候于壇壝外南向立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引遣官由內壝右靈星門入內贊贊就位位在壇下正中分獻官稍前遣官就位典儀唱燔柴唱迎神奏樂內贊贊升壇遣官由西陛升至神御香案前贊跪搯笏遣官跪搯笏司香官捧香跪進于遣官左贊上香遣官三上香訖贊出笏至配帝前儀同贊復位樂止內贊贊四拜遣官四拜平身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奠玉帛奏樂內贊贊詣神御前遣官升至神御前贊搯笏捧玉帛官以玉帛跪進遣官受玉帛奠訖贊出笏導至配帝前儀同贊復位樂止典儀唱進俎奏樂齋

郎舁饌至內贊贊詣神御前遣官升至神御前贊搯笏進俎出笏導至配帝前儀同贊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內贊贊詣神御前遣官升至神御前司尊者舉冪酌酒捧爵官以爵受酒內贊贊搯笏捧爵官以爵跪進于遣官右遣官受爵贊獻爵遣官獻訖贊出笏贊詣讀祝位位擬除一成中贊跪遣官降至讀祝位跪傳贊百官皆跪樂暫止內贊贊讀祝讀祝官跪讀訖樂復作內贊贊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導至配帝前贊搯笏捧爵官以爵跪進于遣官右遣官受爵贊獻爵遣官獻訖贊出笏贊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儀同亞獻初獻惟不讀祝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儀同亞獻樂止贊復位遣官復壇下拜位內贊贊四拜遣官四拜平身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官徹饌訖樂

止典儀唱送神奏樂內贊贊四拜遣官四拜平身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燎位遣官退立拜位之東典儀唱望燎奏樂內贊贊詣望燎位近御位西北向立燎半內贊贊禮畢樂止 十三年二月詔更圜丘為天壇方澤為地壇禮部尚書夏言言圜丘方澤本法象定名未可遽易第稱圜丘壇省牲則于名義未協今後冬至大報啟蟄祈穀祀天夏至祭地祝文宜仍稱圜丘方澤其省牲及諸公事有事壇所稱天壇地壇從之

明史世宗本紀十三年十一月庚午祀天于南郊 十四年十一月乙亥祀天于南郊 十五年十一月辛巳祀天于南郊

明會典十五年定進大報等祀日冊儀舊制每歲十一

月上旬欽天監具明年諸祭祀日于奏上門奏進嘉靖九年令以九月奏諸祀日自大報始是年帝親定進祀日冊儀每歲九月朔禮部尚書以大報及諸祀日告于皇帝前期宿于公署鴻臚卿請御殿設案于奉天殿中至日百官公服侍班皇帝服皮弁禮部尚書具朝服捧祀日冊自午門中道入立置于案皇帝就先立定禮部尚書跪奏嘉靖幾年分大報等祀日冊請敬之皇帝搢圭取而恭視訖序班舉案置于華蓋殿中皇帝升座百官叩頭如常禮

明史世宗本紀十七年十一月辛卯祀天于南郊詔赦天下

禮志十七年撤大祀殿又改泰神殿曰皇穹宇
明會典嘉靖十七年冬十一月更上昊天上帝泰號

曰皇天上帝改泰神殿曰皇穹宇

明史禮志十七年罷脫舄禮

春明夢餘錄郊壇門外每祀設大次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贊禮讀祝並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鞮就位祭畢降壇納舄嘉靖中享廟皇后助祭遂罷脫舄禮後不復行

世宗本紀十八年十一月丙申祀天于南郊

王圻續通考明初最嚴郊祀太祖以後無不親郊者成祖北巡間令太子攝祀其以疾改卜郊止太祖洪武六年孝宗弘治十六年兩郊而已百餘年中肅奉明裡對越罔懈事天之誠唐宋諸君莫之逮也惟武宗末年屢以遊豫改卜郊然亦未敢輒廢世宗嗣服銳意制作改合祀為分祀罷二祖並配穀然排眾議而為之以漸合于三代之禮用意可謂勤矣十三年南郊親製大報歌亦有慎始圖終之語乃分祀未幾遂至遣代大享殿徒事改作而祈穀仍于內殿行事且皇天泰號徒奉虛稱睿宗配天貽譏豐昵雖曰禮元極寶殿乃溺于方士幻妄之說非實有昭事上帝之誠也蓋帝議禮之後喜事紛更始有博復古之虛名而誠意有所不至繼乃崇尚元修惑溺日深凡所改作皆廢置不復再舉而祖宗以來嚴恭寅畏之心蕩然無存再傳而至神宗怠棄益甚郊廟之祀數十

年不一躬親不可謂非帝啟之也詎曰惟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理固不可易矣

禮志二十四年又即故大祀殿之址建大享殿

穆宗本紀隆慶元年十一月癸亥祀天于園丘

明會典隆慶元年禮部會議園丘方澤朝日夕月歲舉四郊仍如世宗所更定而罷祈穀及明堂大享禮

王圻續通考穆宗隆慶元年禮部會議郊祀之禮國初建園丘于鍾山之陽用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太歲從祀建方丘于鍾山之陰用夏至祀地以岳鎮海瀆從祀俱奉仁祖淳皇帝配又築朝日壇于城東夕月壇于城西用春秋分行事夕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配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之制每歲正月擇日行于大祀殿三十二年更奉太祖高皇帝配永樂十八年北京大祀殿成行禮如前儀洪熙元年增奉成祖

文皇帝並配嘉靖九年始建園丘于南郊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從祀建方澤于北郊夏至祀地以岳鎮海瀆陵寢諸山從祀俱奉太祖高皇帝配又建朝日壇于東郊以春分祭日無從位建夕月壇于西郊以秋分祭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配今分祀已久似難紛更宜照例南北二郊于冬夏至日恭請聖駕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時禮部言郊廟社稷諸祭太常寺先期具奏行禮止奏日不奏時以故陪祀諸臣失期者眾請以後並奏日時從之

明史高儀傳穆宗即位世宗遺命郊社諸禮悉稽祖制更定儀乃會廷臣議天地分祀不必改既而中官李芳復請天地合祀如洪武制

舒化傳冬至郊天聞帝咳聲推論陰陽始復之漸請

法天養微陽詞甚切直

明史穆宗本紀二年十一月戊寅祀天于園丘三年十一月甲戌祀天于園丘四年十一月己卯祀天于園丘

王圻續通考丙子以大祀園丘上御皇極殿誓戒文武羣臣致齋三日命成國公朱希忠告太廟請太祖高皇帝配禮畢上還宮尚食監設御筵案于御座之傍光祿寺設酒亭于御座下之西膳亭于御座下之東百味于酒亭膳亭之東西設羣臣位桌于皇極殿內及中左右門丹墀內之東西教坊司設九奏樂歌于殿內設大樂于殿外立三舞雜隊于殿下文武百官行慶賀禮畢退執事官及與宴官各具吉服執事官先趨入殿內伺候與宴官序立于丹陛餘俱序于丹墀東西迎駕伺駕過

殿內與宴官隨即趨入分班序立上常服乘板輿由歸極門出入皇極門樂作至殿上降輿升座樂止鳴鞭鴻臚官贊眾官入班外贊贊排班內外各贊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內官進護衣舉案進花畢教坊司跪奏上萬壽之曲樂作內官斟酒捧爵至御座前內外各贊跪眾官皆跪教坊司奏進酒上飲畢內外各贊俯伏興平身樂止各就位眾官到席立定上諭官人每坐鴻臚寺官承旨傳贊官傳訖眾官方各就位簪花教坊司跪奏平定天下之舞舞畢上諭官人每斟酒鴻臚寺官承旨傳贊官傳訖教坊司跪奏二奏仰天休之曲樂作內官斟酒捧爵至御案前教坊司跪奏進酒候上舉酒各官以次舉飲訖樂止殿外導湯樂作至殿內迎湯樂作各官起立內官捧湯至御座前各官復位樂止教坊司

跪奏進湯樂作候上舉筋各官以次舉訖鴻臚寺官贊饌成內官徹湯樂作教坊司跪奏黃童白叟鼓腹謳歌承應舞舞畢復跪奏三奏感大德之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止教坊司跪奏撫安四夷之舞舞畢上諭官人每斟滿着鴻臚寺官承旨傳贊官傳訖教坊司跪奏四奏慶洪禧之曲樂作奉酒湯如前儀樂止教坊司跪奏車書混同之舞舞畢復跪奏五奏荷皇恩之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止教坊司跪奏呈祥瑞之舞舞畢上諭官人每飲乾着鴻臚寺承旨傳贊官傳訖教坊司跪奏六奏民樂生之曲樂作進酒進湯如前儀樂止教坊司跪奏讚聖喜之舞舞畢復跪奏七奏景祚隆之曲樂作進酒進湯如前儀樂止教坊司跪奏來四夷之舞舞畢復跪奏八奏永皇圖之曲樂作進酒進湯如前儀樂止教坊

司跪奏表萬方之舞復跪奏九奏賀太平之曲樂作進酒進湯如前儀樂止內官徹御前爵殿外導湯膳樂作至殿內迎湯膳樂作各官起立內官捧湯膳至御案前各官復位樂止教坊司跪奏進膳樂作鴻臚寺官傳贊膳成內官徹湯膳樂止教坊司跪奏天命有德之舞舞畢奏纓鞭得勝蠻夷隊舞承應奏致語畢鴻臚寺官贊徹案尚膳監徹御案訖贊宴成衆官出席俱列班鴻臚寺官贊入班外贊贊排班內外贊鞠躬樂作贊行四拜禮樂止鴻臚寺官贊禮畢鳴鞭駕興還宮百官退內外坐宴官凡遇傳制時俱各起立拱聽傳畢復就坐其殿內與宴朝鮮國陪臣及外夷都督俱各用通事序班一員引領行禮

萬曆三年十一月內閣臣張居正進郊禮圖冊曰國初

建園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洪武二年始奉仁祖淳皇帝面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時以天地壇大祀殿未成暫于奉天殿行禮至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大祀殿仍奉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岳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三十二年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園丘于大祀殿之南每歲冬至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建方澤于安定門外每夏至祭地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罷太宗之配其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祭奉太祖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啟蟄日

行祈穀禮于園丘仍止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詔舉明堂大享禮于大內之元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享元極殿即舊欽安殿是冬十一月上具冊寶園丘上昊天上帝為皇天上帝尊號十八年春行祈穀禮于元極寶殿不奉配二十四年拆大祀殿改建大享殿命禮部歲用季秋奏請卜吉行大享禮隨又命仍暫行于元極寶殿隆慶元年詔罷祈穀大享二祭復元極寶殿仍名欽安殿而天地則分祀如世宗所更定云謹案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聖祖乃定為合祀之制每歲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大祀殿列聖遵行百六十餘年至世宗皇帝始案周禮古文復分建南北郊俱壇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歲凡四焉隆慶改元詔廷臣議郊祀之禮時議者

並請罷祈穀大享復合祀天地于南郊先帝深維三年無改之義獨以祈穀大享在大內行禮不便從禮官議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蓋亦有待云爾夫禮因時宜本乎人情者也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十年矣而竟定于合享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為順故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為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文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于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于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義斯為戾矣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于人情亦大有不安者故世宗雖分建園方之制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大享之禮而歲時裡祀止于內殿是斯禮之在

五禮通考卷二十一
五
當時已窒礙而難行矣况後世乎臣等愚昧竊以為宜
遵高皇之定制率循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
而奉二祖並配斯于時義允協于人情為順顧郊禋禮
重今且未敢輕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略述其槩以
俟聖明從容裁斷焉上從之

蕙田案舊禮者太祖所定新禮者世宗所定
也據居正稱極寒而裸獻于星露之下盛暑
而駿奔于炎歊之中是冬至圜丘夏至方澤
之禮果不可行也為大臣者不以敬天勤民
相勗勗而第以宴安逸豫導之其謂之何
又案璫萼獻夫以議興獻禮寵擢于前夏言
以議分祀專配柄用于後蓋主眷之所厚即
為權勢之所歸而其所以得膺主眷者則常
以議論之投契致之神宗情竊之習江陵蓋
有以窺之矣故陽為議禮以翻嘉靖之案陰
為順導以悅神宗之心所以嘗之而擅其權
者作用在此徒以失禮議之不足以盡其情
也

明史神宗本紀萬歷三年十一月乙巳祀天于南郊
明會典萬歷三年親祀圜丘儀正祭前六日早上常服
以親詣南郊視牲預告于太廟前五日錦衣衛備隨朝
駕如常儀質明上常服御皇極殿太常寺官奏請聖駕
視牲百官具吉服朝參鳴鞭訖先趨出午門外東西序
立候送上由大明門正陽門西天門舊路至犧牲所南
門迤西上降輦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卿少卿導上至所
內幄次禮部官跪奏請視牲仍同太常寺官導上至各

牲房前太常卿跪奏視大祀牲逐一視畢仍導上至幄
次內上少憩出禮部太常寺官仍導上陞輦駕還百官
俱於承天門外序立候迎上仍詣太廟參謁前四日上
御皇極殿太常寺奏祭祀前三日質明上常服乘輿詣
太廟門西降輿至幄次內具祭服告請太祖配神行一
獻禮畢出幄次內易皮弁服回御中極殿太常寺光祿
寺官奏省牲畢御皇極殿傳制誓戒百官前二日早上
常服以親詣南郊大祀預告于太廟是日午後太常寺
官捧蒼玉帛匣香盒同神輿亭進于皇極殿內司禮監
官捧帛同案設于御案之北前一日質明上從文華殿
出由皇極殿左門入至御案前立太常卿捧祝版由中
門進于御案上上填御名訖太常卿捧安輿中司禮監
官進帛于上裝匣內并蒼玉安訖太常卿捧安輿中太

常卿隨捧香盒於香亭右跪上三上香行一拜三叩頭
禮畢轉於東面向立錦衣衛官校入擡輿亭由中門出
太常卿隨詣天壇神庫奉安上由殿中門出乘輿詣南
郊至昭享門西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少卿等官行叩頭
禮畢分兩傍候上降輿尚書等官導上由昭享左門入
至內壝左門太常卿跪迎同導上至午陞尚書等官俱
止太常卿導上至園丘恭視壇位尚書等官俱先詣東
陛前伺候上視壇位畢太常卿導上由東陛下尚書等
官同導上至神庫視籩豆至神厨視牲俱太常卿導入
逐一奏畢禮部太常寺官導上仍由昭享左門出陞輿
至齋宮分獻陪視官朝參傳旨賜早飯各官叩頭謝恩
至午各官候旨朝參仍傳旨賜午飯謝恩如前儀是日
午後太常寺陳設如常儀至一更時分禮部尚書等官

諸皇穹宇尚書上香請神侍郎二員導引太常寺官以次捧正位配位神版從位神牌詣壇奉安訖候報時上常服乘輿出至外壇神路之西降輿導駕官導上至神路東大次禮部同太常官復命畢上具祭服出由內壇左櫺星門入行大祀禮如常儀畢上至大次易常服至齋宮少憩駕還仍詣太廟參謁畢具袞冕服御皇極殿行慶成禮

明史神宗本紀萬歷六年十一月辛酉祀于南郊十四年十一月癸卯祀于南郊三十三年四月庚子雷擊園丘望燈高杆

熹宗本紀天啟三年十一月丁巳朔祀于南郊莊烈帝紀崇禎元年十一月癸未祀于南郊八年十一月庚申祀于南郊十二年十一月辛巳祀天

于南郊十三年十一月丁亥祀于南郊十六年十一月壬寅祀于南郊

蕙田案張居正以神宗三年進新舊禮圖欲改合祀然四年七年五月俱嘗祀地北郊固未嘗改為合祀故神宗熹宗烈帝三紀始終皆書祀天特祭地之禮不行耳孰謂後人果以合祭為是乎

右明郊禮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鼎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參校

吉禮二十一

祈穀

蕙田案祈穀之禮見於月令春秋傳郊祀上帝與冬至圜丘禮同一是正祭一是祈祭但圜丘用日至不卜日而祈穀則用辛郊特牲家語及春秋所書郊日皆有明文而春秋書魯郊者十皆言卜先儒謂卜日用辛皆魯禮魯無冬至圜丘之祭故啟蟄而郊以祈農事在建寅之月蓋即天子祈穀之禮其言是也自鄭氏合日至用辛為一而郊祭之禮及祈

穀之禮俱晦故自漢以後郊必用辛而二祭不分矣梁祈穀祭先農是以人鬼為天帝唐祈穀祀感帝是以讖緯惑正經惟顯慶禮與政和禮園丘祈穀皆祭上帝始不失古誼明祈穀禮自世宗始後間行之洪惟

聖朝孟春上辛祈穀於南郊每歲

天子親行敬勤之義斯為至矣今輯經傳言祈穀之文以冠篇首繼以春秋魯郊及諸儒論魯郊者附焉庶幾先王祀天之正祭不至淆於漢儒之附會而後世祈穀之典禮其本末可具見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謂以上辛郊

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疏鄭引春秋傳見襄七年左傳彼祈農事則此祈穀彼云郊而後耕此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

祈穀與郊一也

方氏慤曰元日者善日也與王制習射上功所言同義詩言三之日于耜蓋建寅之月也故于是月始祈穀焉噫嘻言春夏祈穀于上帝正謂是矣

春秋桓公五年左氏傳凡祀啟蟄而郊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疏禮諸侯

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夏小正曰正月啟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為正月中註以此句為建寅之月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啟蟄為中氣者因傳有啟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釋例于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啟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如此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以祀帝于郊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啟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曰日至傳言啟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春秋之世三君見弑鬻而弔士有諫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元注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耳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証之言郊即園丘園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恭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尊王說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

蕙田案啟蟄而郊見于此傳及襄七年孟獻子語是祈穀孟春實無疑義即呂覽月令之文所由來也自雜記有孟獻子正月日至之說鄭氏註明堂位孟春為建子而日至用辛之論始淆矣此疏釋建寅之月特為明確而辨雜記之文為誣亦最透快則孟春之說始定微特杜氏功臣抑亦為康成補過也

襄公七年左氏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注郊祀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不為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祭祀者為報以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為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為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由是也神以人為主人以穀為命人以精意事天以宜稼佑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月令孟春之月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

藉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

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疏啟蟄為

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

家語郊問定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

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

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

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王注祈求也為農求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並

無仲冬大郊之事至于祈穀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也而學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

蕙田案周禮園丘之祭以冬至之日非月也家語其月以日至正與孟獻子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意相同先儒以此為王肅

偽撰殆不誣也在王肅意欲破鄭氏日至上
辛合一之謬而不知其有語病耳

周頌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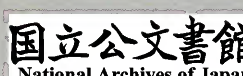
是與疏噫嘻詩者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于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為之祈禱戒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

李氏迂仲曰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禮記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祈穀實春則因民播種而以啟蟄之時而郊夏則恐早暵為災而于龍星見之時而雩皆所以祈穀于上帝者也

觀承案祈穀在孟春祈雨在孟夏兩祈不同而時亦異噫嘻詩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乃騎墻之見足徵小序之陋若以祈雨即為穀祈實欲牽挽為一益復支離矣鄭箋加是歟二字以疑之尚未害孔疏及李氏乃質言之非也此詩當是祈穀後祭社稷之歌且已在

康王世則成王主在禰宮祈穀之郊先作龜于禰宮故承卜吉于成王廟而言噫嘻哉我皇考成王既昭格于爾大神矣今惟祈率時農夫以播百穀云云所以為祈穀後祭社稷之詩則亦非祈穀上帝之正祭也周人祈穀之郊與冬至之郊同歌思文而已子由解則專以為雩祭之詩然詩中並未有祈雨之意詩雖貴含蓄恐郊廟樂章必不作此等吸後語也或又以發端噫嘻二字為雩祭吁嗟之徵亦曲說耳臣工一篇凡兩曰嗟嗟亦將謂雩祭可乎

詩周頌噫嘻成王既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復爾耕十千維耦



李氏曰蘇黃門民力盡矣所不足者惟雨耳此說可謂盡詩人之意也噫嘻之詩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曰十千維耦但言從事于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為人事于此盡矣若夫百穀順成非人所能為天也故于此而祈穀焉詳觀此詩經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嘆也嚴氏榮曰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故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為民祈也

何氏楷世本古義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郊特牲疏曰作龜于禰宮者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明堂位曰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左氏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則魯郊固在夏之孟春矣古者一歲郊祀凡再冬至之郊為報本也建寅之郊為祈穀也建寅之郊用卜而冬至之郊不用卜蓋以禮文徵之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家語亦云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所謂始郊者對建寅之郊而言日不取至日而定用上辛此以知冬至之郊不用卜也月令云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甲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元之為言善也日必須卜辰必須擇據春秋言卜郊者皆祈穀之郊此以知唯建寅之郊用卜也愚所以定噫嘻之詩為咏祈穀卜郊之事者以篇中專言勸農而章首有成王昭假之語明此詩作于康王之世乃主作龜禰宮而言不然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即欲勅農官何不于始祖之廟舉始祖為辭而顧于成王何取乎序及蔡邕獨斷亦皆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此說相傳必非無本今觀詩中雖言耕事而絕無一語及祈穀者唯章首二語以為作龜禰宮乃與孟春祈穀相涉耳然孟春仲夏雖皆有祈穀而禮各不同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無作龜禰宮之事序不應兼夏而言疑傳說之悞或夏字衍也

蕙田案園丘之祭但取日至不必用辛用辛

者惟祈穀之郊何氏謂冬至之郊不取至日而定用上辛蓋為家語所惑非是其謂魯郊在夏之孟春建寅之郊用卜冬至之郊不用卜及春秋言卜郊者皆祈穀之郊皆明確不可易也

右經傳祈穀郊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

望注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疏凡祀啟蟄而郊啟蟄周之三

月得卜郊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注月也今于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為郊故四

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為四卜也左氏傳非禮也注諸侯不得郊

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疏記言正月謂周正建子之猶三望亦非

禮也禮不卜常祀注必其時而卜其牲日注下牲與牛卜日曰牲注既

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疏三

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為之凶則已之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

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魯郊何

以非禮天子祭天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于郊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于社諸侯所

道魯郊為非禮之意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

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疏正以其所主狹是以不得祭天地也穀梁傳夏四

月不時也注郊春事也四卜非禮也注郊春事四則入夏

董氏仲舒曰魯曷為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

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于三也

啖氏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

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

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

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

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

趙氏匡采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為之周公故

也不于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農耕之始也

葉氏夢得曰冬至之日祭天于地上之圜丘此周之

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

耳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

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于春秋者

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傳謂啟蟄而

郊

李氏廉曰魯郊之用孟春何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

特以孟春祈穀為郊以家語及明堂左氏論之則孟

春為是

又曰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于卜公羊以為

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左氏以爲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案周祀五帝前期太宰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與牲耳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

汪氏克寬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啟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啟蟄爲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蓋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盡于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下旬者禮之未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而明堂位注

疏以孟春爲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悞也聖證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啟蟄之節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說異矣

華氏泉春秋疑義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爲

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庀牲時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亦曰牛又曰此記郊之始據家語郊問則成王所賜伯禽所受其爲祈穀之郊在啟螫之月明矣魯以諸侯而郊已爲非禮其末流之失抑又甚焉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也或踰啟螫之節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之書九月辛丑用郊是也夫魯之郊久矣隱桓莊閔不書先儒謂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其變異而書不及時書過時書卜郊不從書五卜四卜以瀆書用郊以廢卜書郊牛傷麤鼠食郊牛以紀異書不郊猶三望以可已不已書此皆直書而自見者也若夫宣三年王喪未葬而卜郊哀元年先公未小祥而郊忘哀從吉違禮褻天莫此爲甚則比其事而觀之而惡著矣

蕙田案董趙以下諸儒論魯孟春郊爲祈穀詳矣要非始于諸儒也左氏啟螫而耕乃其的據而公羊魯郊非禮及穀梁四月不時之說義正相合三子之言必有所傳授勝于家語戴記多矣

又案魯郊始于僖公春秋雖不敢無故書郊然有故而書皆在僖公之後華氏謂魯之郊已久皆因無故不敢斥言君父之過恐未確詳見後魯僭郊條內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注牛不稱牲未卜日左氏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

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注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公羊傳

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

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

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

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傳之口緩辭也

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

人之辭也注牛自傷口非備灾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譏宣公不恭致天變

胡傳乃不郊者為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

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冊已

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

廢天事禮乎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張氏元德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備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春秋所以特書之家氏鉉翁曰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謹也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穀梁傳不言日急

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

以備灾之道不盡也注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灾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斛球然

貌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

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前已食故曰繼至此復

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注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為三望起耳

言時既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

劉氏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饑又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饑鼠食至尊之角季氏執國命以傷君威象

禮記卷之三十一 祈穀

九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注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

公羊傳

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傳夏四

月不時也注郊時于三月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吳氏澄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于三月下旬四卜又于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

也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注周

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常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

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

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注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

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

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

也非享味也疏徐邈云宮室謂郊之齋宮衣服車馬亦謂郊

之所用言一事缺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

吳氏澄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彊用其禮焉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注稱牲既卜日也卜郊

左氏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

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

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汪氏克寬曰公穀啖民皆以三卜為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惟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于三月今書四月而

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疏此四月四卜與僖三十一年

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云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

高氏闔曰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

月辛亥郊注五月不時也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穀

梁傳不敬孰大焉

趙氏匡采曰余早年嘗怪鼯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于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灾有小鼠能噬牛纒傷其皮膚乃無有不死者高氏闕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汪氏克寬曰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以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于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嘗攷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燔俎于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于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

哀公元年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益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

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注庀具也待其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而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注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疏上言子者弟子問穀梁子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子自我之意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

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

矣
注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
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四月則不時矣

李氏廉曰春秋書郊止此故穀

梁于此備言之其言有得有失

高氏閔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

也况公斬然在衰經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林氏之奇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于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

正月哀元年夏四月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嘆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自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為非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魯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瀆禮之過則可以郊乎否乎又使養牲必謹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



五喜
五禮通考卷二十一
人郊望無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于啟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季氏旅於太山夫子曰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太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于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鼯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于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于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己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死傷而肆意于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學者思之

右春秋書魯祈穀郊

詩魯頌閟宮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毛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鄭箋承祀謂視祭事也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

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享之宜之多予之福此皇祖謂伯禽也
[詩緝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天之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建大常猶不敢全僭天子禮也而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李氏曰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異如此當從禮運之說伊川嘗謂說者以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哉使功業過于周公亦人臣所當為之天下之事非人臣為之而誰為之以此觀之則知賜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為之春秋書郊多矣大抵譏其僭春秋以為僭而詩乃以為美則知所美非美也左氏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先帝而後稷也夫先天而後稷固足以為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可以為禮乎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而卜郊足以見非禮也卜至于四

五禮通考卷二十一
尤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為春秋匪解也哉安在其為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抵失之誇也

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韞天子之旌旗畫日月

新安王氏曰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啟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旗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于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于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

敢盡同

祭統昔者周公且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疏諸侯常祭惟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則備用天子之禮也

程子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乃所當為也子道亦然惟孟子知此義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注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

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與周同先有事于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為郊宮

五禮通考卷二十一 祈穀

古

附諸儒辨鄭氏冬至郊天為魯禮

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子園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知魯禮者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

王氏肅曰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園丘知園丘與郊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祀之事鄭元以為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為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為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

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

葉氏夢得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于太廟鄭氏以孟春為建子之月季夏為建巳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氏謂證以易說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為建寅之月迎長日為建卯之月晝夜分分而日長以日至為魯禮亦非也左氏謂啟蟄而郊安得孟春為建子孟春為建寅則所謂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而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

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蓋謂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易說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為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為証徒以成其說爾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為大禘以祈穀為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雖詩之雍與長發亦豈得其正也

蕙田案周之始郊日以至先儒謂周之始郊冬至適以辛日故後遂用辛愚謂此正言周以別於魯也言魯郊之所以用辛者以周先王創制祀典其冬至始郊天之日適遇辛日

故魯僭郊不敢同于日至而用辛日此葉石林所謂正以別魯而鄭氏反之者也

附辨鄭王魯一郊二郊不同

郊特牲孔疏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于此也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以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寅之月郊則此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蕙田案魯無冬至之郊而有祈穀之郊謂魯止一郊可也而鄭以為冬至一郊則非也魯有祈穀祭又有雩祭謂魯二祭天可也而王以為冬至既郊建寅之月又郊則非也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注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

音書
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疏）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謂南郊周以十一月為正

蕙田案此條與左傳獻子之言不合詳見前左傳註疏

又案春秋止僖八年書七月禘至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故云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要之雜記所記乃譏獻子變魯禮之由或當時暫行之而不恒行或獻子曾有是言而魯未之行未可定也存疑以俟考

哀公十三年左氏傳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注）有職于祭事（疏）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于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

蕙田案十月非郊帝之時上辛季辛兼先王言之亦未是注疏已非之固不可為典要也

禮記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注）非猶失也周公道衰言魯子孫不能奉行與之也天子之事守言先祖法廣子孫所當守也（疏）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當保守案祭法夏郊鯀殷郊冥與此異者以鯀冥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

蕙田案夏殷禘郊祖宗之制詳見祭法後世何自變更疏云時王所命蓋臆說耳玩此節文義蓋謂杞宋之郊由禹契有大功而有天下二國實承其後故得修其法守以見周公雖有大功而不有天下魯不得援二王之後為比非謂杞宋之郊改用禹契配也左傳載晉侯祀鯀之事仍曰夏郊則郊鯀之制時王未之有改斯足證疏說之誤矣

魏書房景先五經疑問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

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邱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胄禮不上通昏瘡後燼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詖元牡肆尊禮不虛革庶昭義問

〔附諸儒論魯僭郊始末〕

程子曰說者以為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亦人臣所當為之天下之事非人臣為之而誰為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張子曰魯用天子之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享其祀

〔羅必古史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則仲舒亦以為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天子諸侯自伏義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謹于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謂使魯郊者必非周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于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有荆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自于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

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王始稱諸侯作西時祀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平王以前未之有也記禮者以為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案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彛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于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獸白黑形鹽周公以為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燕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于王于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乎賜之彤弓假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况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始問羽數閱何以辭備物之享甯武子何以致譏于湛露彤弓乎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于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

〔文獻通考〕蔣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為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不應有是過賜之事說者又從而為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

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于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耻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絕魯以周公配天子周公能無愧于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

馬氏端臨曰案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其論正矣然遂以為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漢儒見春秋所書魯祭祀多僭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直以為出於惠公之請則愚未敢以為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吳越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為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

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為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暴橫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橫渠以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 又曰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為報周公之勲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勲勞之臣乎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愚嘗因是而攷論之禮制之
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
祀宋也以其為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
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
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
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
臣強上陵下僭祀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
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
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之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
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魯之祀元未嘗廢無假於魯
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
而併效祀宋之尤則不類甚矣明堂位首言命魯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
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
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魯郊稷祀天配祖一
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
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傳宋公享
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魯
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
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
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楊氏慎曰成王命君陳奉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遂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况伯禽之賢雖不如周公然賢于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

何氏楷世本古義愚案平王使史角如魯諭止郊廟之禮事見竹書在平王四十二年與呂氏春秋言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者其事相合然則在平王之世魯實未嘗郊觀夫子作春秋始于隱公歷桓莊閔三君未有以郊書者及僖三十一年始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而魯頌亦頌僖之郊然則郊之自僖始此大據也夫自惠隱而下皆未敢用郊而僖何以敢翫為之蓋嘗思之而得其故駟序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孔氏但見行父于文六年始見春秋而史克于文十八年始見左傳則以為皆文公時人而不知僖文相去甚近行父之父季友卒于僖之十六年行父為魯世卿雖幼當即嗣其位且僖在位三十年而卜郊尚在三十一年意先是行父必曾請命于周而周天子許之故僖于是始郊而史克為之作頌序所謂請命作頌者正指郊而言而左傳偶軼其事正賴有此序以補其闕亦一快也又案孔穎達著左傳正義于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下有云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為之請于周太史克為之作頌孔之此說必有所本今考僖公之時在周則惠王襄王而二王俱未嘗東巡唯僖公二十八年襄王有狩于河陽之事而僖公常朝于王所正在春秋書魯四卜郊之先乃始恍然悟曰行父之請在此時也以僖公數從伯討遂為望國又謹守臣節再朝王所當亦襄王所心嘉者故攀伯得文請隧之後因緣惠公前朝之請且小變其說曰我不敢求長至之郊以上擬于天子但期得行祈穀之郊略表異于諸國而已宜襄王之重違其意而遂曲徇之也然則謂魯郊始于僖公信矣

蕙田案先儒論魯僭郊義理之正無如程子

張子考訂證據以羅氏陳氏蔣氏馬氏楊氏何氏為最今以禮運之文繹之則末世僭擬之說為近何元子直始僖公之論似更直截通考馬氏尤其斟酌而當于事勢者何則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其文出於戴記先儒亦多疑之然如馬氏所云者終不敢謂事之必無益報功崇德之意隆非此不足以自愜而不知其為僭端之始基也自幽厲傷周道平王東遷周室衰而天下諸侯之心動矣是以惠公因魯素用天子之禮樂遂有宰讓郊廟之請然王使史角止之亦猶不許晉文請隧之意也蓋是時王室之勢雖弱故府典章未移而諸侯亦無敢有顯然

四書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上干王章者是以王朝列國之賢公卿大夫
如王孫滿拒楚子之問鼎周公閱辭備物之
享寧武子不答湛露彤弓蓋猶詞嚴義正其
氣足以奪僭奸之魄况魯號稱秉禮周公之
澤未衰而謂惠公竟儼然用天子之郊禘尚
有所不敢也此郊禘非禮所以孔子有周公
其衰之嘆若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即及郊
禘尤不然矣是魯之用郊馬氏謂杞宋因天
子之後僭用禮樂而遂及于郊祀魯亦因其
用天子之禮樂而併效杞宋之尤所謂穿窬
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其陵夷
蓋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固事勢所必然者故
桓五年而書雩矣閔二年而書禘矣至僖公

數從伯討遂為望國行父請命于先史克作
頌于後至三十一年而卜郊見于春秋閔宮
頌及皇祖且為之微辭曰周公之孫莊公之
子是明著此禮之始于僖公而僭成之一大
證據也不然何以僖公之後書郊不絕而隱
桓莊閔及僖三十年以前無一筆及之耶若
謂魯郊之僭行之已久視為常事不書惟卜
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而後書豈前
此卜必獲吉而麤鼠必不傷牛耶無是理也
是魯之僭郊其作俑始于成王其見端由于
魯惠其蔑禮成于僖公無可疑矣然猶不敢
竟擬天子冬至之祭而用之于祈穀故左氏
有啟蟄而郊詩有春秋匪懈穀梁有四月不

時之語不敢用日至之日而日必用辛辛必
用卜所以穀梁有轉卜三正戴記家語亦有
用辛之文紛紛附會易說乃云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而王肅遂謂魯郊有二鄭氏謂園丘
為禘祭孟春為郊祭天子郊天之大禮為魯
禮所亂久在分離膠轄之中矣今從先儒之
說以魯郊附入祈穀之後而復申魯僭郊之
本末如此

宗元案魯用天子禮樂程子論固嚴正要
以張子之說為平允蓋成王之賜在周公沒身
而後則生時未嘗用之也周公大聖實百世
師表成王尊師崇聖之心特加隆於身後以
彰其德豈不為善如孔子布衣至今得用天

子禮樂咸以為宜則成王之賜不為非禮即
伯禽遵君命而受之亦不為過也惟後世遍
及於羣廟且魯君亦居然用之則僭越耳且
所謂天子禮樂者不過如籩用十二舞用八
佾之類非許其郊天大禘直齊於天子也孔
子嘆周公其衰者亦專指魯之郊禘言之可
知成王所賜者尚於周公之典未衰也或者
并謂成王初未嘗賜乃魯人之矯托而非實
事則未免臆度矣馬貴與所論極得情理之
安而楊升庵何元子更證以春秋及魯頌而
斷為魯之郊禘自僖始尤為今收昔遁矣乎

右經傳論魯郊

漢書成帝本紀建始二年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

郊

蕙田案圜丘正祭以冬至不以辛孟春郊天用辛祈穀禮也然漢止此一郊祀並不分圜丘祈穀

南齊書武帝本紀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大赦改元

禮志武帝永明元年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元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于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

盧王兩說有若合符

蕙田案此條論先郊後春已見圜丘門今取其論祈穀數語附見于此

文獻通考梁武帝即位歲正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事

隋書禮儀志梁武帝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啟補傳云啟蟄而郊郊應在立春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蟄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圜丘方澤同于二郊是知今之郊裡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始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

自古必須啟蟄在一郊壇分為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啟蟄名為祈穀

蕙田案祈穀之祭三代以後不行久矣西漢五時泰時天帝莫分正祭尚未舉行何有于祈祭成帝雖作長安南北郊旋廢旋復卒改合祭後漢正月祭南郊時用孟春却是正祭魏氏相沿晉武帝泰始二年并園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二郊齊王儉所云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則究為祀天之正祭特以其用正月故曰事兼祈穀耳實非祈穀也梁武帝云陽氣起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啟蟄自是分為二祭遂為後世祈穀之始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四年春正月辛亥輿駕親祀南郊赦天下

隋書禮儀志天監五年明山賓稱二儀並尊三朝發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八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祀南郊十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祀南郊十二年春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十四年春正月辛亥輿駕親祀南郊十六年正月辛未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朕當展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勞亟移星紀今太皞御氣勾芒首節升中就陽裡敬克展務承天休布茲和澤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即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卹普通二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春司御氣

置臺
虞恭報祀陶匏克誠蒼壁禮備思隨乾覆布茲亭育夏
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詔曰夫欽若昊天歷象無
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鳥俯訓民時平秩東作
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于震方簡求沃野具
茲千畝庶允舊章

蕙田案武帝改祈穀于孟春而本紀親郊皆
以正月上辛觀天監十六年普通二年詔明
以勾芒首節平秩東作為詞則其為祈穀甚
明是當時分冬至孟春為二反以孟春為重
也

普通四年春正月辛卯親祀南郊

大通元年春正月辛未親祀南郊

中大通元年春正月辛酉親祀南郊 三年春正月辛

巳親祀南郊 五年春正月辛卯親祀南郊

大同三年春正月辛丑親祀南郊 五年春正月辛未

親祀南郊

太清元年春正月辛酉輿駕祀南郊

蕙田案梁武帝上辛親祀南郊凡十有五皆
祈穀祭因其別無冬至之祭故園丘門兼錄
之茲存其略陳代郊祀同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二年春正月辛丑親祀南郊

文帝本紀天嘉元年春正月辛酉親祀南郊 三年春

正月辛亥親祀南郊 五年春正月辛巳親祀南郊

廢帝本紀光大元年春正月辛卯親祀南郊

宣帝本紀太建元年春正月辛丑親祀南郊 三年春

正月辛酉親祀南郊 五年春正月辛巳親祀南郊

置奉
七年春正月辛未親祀南郊

蕙田案陳因梁制亦祈穀也

隋書禮儀志後齊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南郊為壇于國南廣輪三十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壝內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四面各通一門又為大營于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漸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于中壝之外景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靈威仰于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駢特牲一儀燎同園丘北齊書武成帝本紀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北周孝閔帝本紀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

武帝本紀保定元年春正月甲寅祀感生帝于南郊

大和元年三月丙午祀南郊二年春正月初立郊丘

壇壝制度南郊為壇于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

四丈其壝方一百二十步內壝半之其祭南郊用正月

上辛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于其上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

建德二年辛丑祀南郊

隋書禮儀志高祖受命議定祀典南郊為壇于國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尺廣四尺孟春上辛祀所感帝赤燁怒于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其禮四圭有邸牲用駢犧二高祖本紀開皇四年春正月辛未有事于南郊十三年春正月壬子親祀感生帝

蕙田案隋制既有園丘復有南郊祀所感帝從鄭氏說也凡屬孟春親祀者為祈穀無疑禮儀志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舊唐書禮儀志高祖武德初定令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用蒼犢二

文獻通考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祭昊天上帝罷感帝祠

唐書禮樂志高宗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于緯書而南郊園丘一也元以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康成皆以為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蒼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元說而南郊祈穀祭昊天上帝

蕭德言傳子子儒字文舉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請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為不稽請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詔曰可

蕙田案顯慶罷感帝之議乃出于許敬宗是以君子不以人廢言也及閱列傳乃蕭子儒議爾

唐書禮樂志乾封元年詔祈穀復祀感帝舊唐書禮儀志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後為祈穀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勅依舊祭感帝今改祈穀為感帝以高祖配者高祖依新禮見配園丘昊天上帝若更配感帝便恐

有乖古禮案禮記周人禘饗而郊稷之義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從之

蕙田案顯慶時黜康成說罷感帝祠善矣乾封時乃又復之鄭氏之學中于人心者如此唐書禮樂志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議曰案貞觀禮祈穀祀感帝而顯慶禮祀昊天上帝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而鄭元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穀然則祈穀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爲配爾此非祈穀之本義也夫祈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宜于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

王仲邱傳開元中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上帝于園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偏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詔可

蕙田案王仲邱二禮皆用之說非是

冊府元龜開元八年三月勅項歲未登水旱不節今春事方起農桑是憂祈于上元福茲下土或展郊禋之禮以申誠請之心宜令左常侍元行冲攝侍中祀南郊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上帝于園丘以高祖配五方帝

從祀其上帝配帝籩豆等同冬至之數五方帝太樽著樽犧樽山壘各一籩豆等亦同冬至之數

蕙田案開元禮皇帝正月上辛祈穀儀附詳

園丘祀天門

舊唐書元宗紀天寶六載正月戊子親祀園丘禮畢大赦天下

唐書德宗本紀建中元年春正月辛未有事于南郊大赦

憲宗本紀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正月己丑朔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是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先是將及大禮陰晦浹旬宰臣請改日上曰郊廟事重齋戒有日不可遽更享獻之辰景物晴霽人情欣悅

禮儀志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將有事于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奏伏準禮令祠祭皆卜自天寶已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御榻上立受羣臣慶賀及御樓仗退百寮復不于樓前賀乃受賀于興慶宮二者闕禮有司之過也唐書穆宗本紀長慶元年正月辛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舊唐書穆宗本紀長慶元年正月己亥朔上親薦獻太清宮太廟是日法駕赴南郊日抱珥宰臣賀于前辛丑祀昊天上上帝于園丘即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長慶内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

晉六
已下加一階陪位白身人賜勳兩轉應緣大禮移仗宿
衛御樓兵仗將士普恩之外賜勳階有差仍准舊例賜
錢物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端匹禮畢羣臣于樓前稱
賀仗退上朝太后于興慶宮

唐書敬宗本紀寶歷元年春正月辛亥有事于南郊

武宗本紀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有事于南郊大赦改

元五年正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大赦作仙臺于南郊

宣宗本紀大中元年正月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七年春正月戊申有事于南郊大赦

懿宗本紀咸通四年春正月庚午有事于南郊

僖宗本紀乾符二年春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唐帝親郊以十一月正月相間而行
十一月圜丘正月祈穀也以前諸帝十一月

之祭多于正月以後諸帝則唯正月為多其

亦憚寒而畏勞耶今以正月之祭入祈穀圜

丘門不載

舊唐書音樂志正月上辛祈穀于南郊樂章八首

貞觀中
褚亮作

今行
用

降神用豫和

詞同冬
至圜丘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冬
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貞觀禮祠感帝用此詞明
慶以後詞同冬至至圜丘

履艮斯繩

居中體正龍運垂祉昭符啟聖式事嚴禋聿懷嘉慶

惟帝永錫時皇休命

迎俎用雍和

殷薦乘春太壇臨曙八簋盈和六瑚

登御嘉稷匪歆德馨斯飫祝嘏無易靈心有豫

皇帝酌獻飲福酒用壽和

詞同冬
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玉帛犧牲申敬享金

絲鍼羽盛音容庶俾億齡提景福長欣萬寓洽時邕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園丘

送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園丘

五代史梁本紀開平三年春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

冊府元龜乾化二年正月庚辰有司以南郊上辛祈穀

命丞相趙光達攝太尉行事

宋史禮志乾德二年正月有司言上辛祀昊天上帝五

方帝從祀今既奉赤帝為感生帝一日之內兩處俱祀

似為煩數况同時並祀在禮非宜昊天從祀請不設赤

帝坐從之

雍熙四年禮儀使蘇易簡言常祀祈穀以宣祖崇配

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上辛祈穀奉太祖配上辛祀

感生帝奉宣祖配

蕙田案此又以祈穀與祭感帝為二蓋祈穀

亦祀昊天上帝也

淳化至道太宗亦以正月躬行祈穀之祀悉如園丘之

禮

真宗景德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伏睹畫日來年

正月三日上辛祈穀至十日始立春案月令正月元日

注為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

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

建寅之月迎春之後自晉太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

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欲遷日王儉曰宋

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吳操之云

應在立春後然則左氏所記乃三代彛章王儉所言乃

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穀斯則襲王儉

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行祈穀禮因

晉全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詔有司詳定諸祠祭祀

天禧元年十二月禮儀院言準畫日來年正月十七日
祈穀前二日奏告太祖室緣歲以正月十五日朝拜玉
清昭應宮景德四年以前祈穀止用上辛其後用立春
後辛日蓋當時未有朝拜宮觀禮王儉啟云近代明例
不以先郊後春爲嫌又宋武朝有司奏魏代郊天值雨
更用後辛或正月上辛事有相妨並許互用在于禮典
固亦無嫌初祈穀皆親祀上帝由熙寧迄靖康惟有司
攝事而已

乾興元年禮官請孟春上辛祈穀以太祖配奏可

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禮院言祈穀配以太宗

樂志景祐上辛祈穀仁宗御製二首

太宗配位奠幣仁安 天祚有開文德來遠祈穀日

辛侑神禮展

酌獻紹安 於穆神宗惟皇求命薦醴六尊聲歌于

詠

禮志慶歷三年禮官余靖言祈穀祀感生帝同日其禮
當異不可皆用四圭有邸色尚赤乃定祈穀蒼璧尺二
寸感生帝四圭有邸

文獻通考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祈穀慶歷用犢一
羊二豕二正配簠簋俎各增爲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
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壘洗升詣
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獻再拜復 元豐中
禮官言慶歷大雩宗祀之儀皆用犢羊豕各一惟祈穀
均祀昊天上帝止用犢一請依雩祀大享明堂牲牢儀
用犢羊豕各一

宋史禮志神宗元豐四年十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近詔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其餘從祀羣神悉罷今祈穀猶循舊制皆羣神從祀恐與詔旨相戾請孟春祈穀唯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餘從祀羣神悉罷從之
大觀四年二月禮局議以立春後上辛祈穀詔以今歲孟春上辛在丑次辛在亥遇丑不祈而祈于亥非禮也乃不果行

徽宗本紀大觀四年四月立感生帝壇

政和祈穀儀前期降御札以來年正月上辛祈穀祀上帝前祀十日太宰讀誓于朝堂刑部尚書涖之少宰讀誓于太廟齋房刑部侍郎涖之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前祀一日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青城祀日自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服袞冕執圭入正

門宮架儀安之樂作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帝臨降康之舞六成止太常升烟禮儀使奏請再拜盥洗升壇上登歌嘉安之樂作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詣上帝神位前北向奠鎮圭于纁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受玉幣奠訖詣太宗神位前東向奠幣如上儀登歌作仁安之樂皇帝降階有司進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升壇登歌歆安之樂作皇帝詣上帝神位前酌獻執爵祭酒讀冊文訖奏請皇帝再拜詣太宗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登歌紹安之樂作皇帝降階入小次文舞退武舞進宮架容安之樂作亞獻酌獻宮架作隆安之樂神保錫羨之舞終獻如之禮儀使奏請皇帝詣飲福位宮架禧安之樂作皇帝受爵又請再拜有司徹俎登歌成安之樂作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皇帝詣望

燎位禮畢還大次

圖書集成紹興十四年祈穀始具樂舞用政和儀

宋史禮志南渡以後四祀二在南郊圓壇二在城西惠

照院齋宮紹興十四年始具樂舞用政和儀增籩豆之

數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穀孟夏大雩皆于圜丘

或別立壇季秋大享明堂唯冬至之郊則三歲一舉合

祭天地焉

樂志紹興祈穀三首

降神盥洗升壇還位及上帝奠玉幣奉俎並同園丘

太宗位奠幣宗安於穆思文克配上帝涓選休成

遵揚嚴衛祇薦明誠肅陳量幣享茲吉蠲申錫來裔

上帝位酌獻嘉安三陽肇新萬物資始精誠祈天

其聽斯邇願均雨暘田疇之喜如坻如京以備百禮

太宗位酌獻德安天錫勇智允惟太宗功隆德盛

與帝比崇禮嚴陟配誠達精衷尚其錫祉歲以屢豐

明史禮志祈穀明初未嘗行世宗時更定二祖分配禮

因諸臣固請乃許于大祀殿祈穀奉二祖配嘉靖十年

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于大祀殿禮畢帝心終以

為未當諭張璠曰自古唯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

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但奉太祖配尋親製祝文

更定儀注改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帛減十一不設

從壇不燔柴著為定式祈穀壇大享殿即大祀殿也

永樂十八年建合祀天地于此其制十二楹中四楹飾

以金餘施三采正中作石臺設上帝皇地祇神座于其

上殿前為東西廡三十二楹正南為大祀門六楹接以

步廡與殿廡通殿後為庫六楹以貯神御之物名曰天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庫皆覆以黃琉璃其後大祀殿易以青琉璃瓦壇之後
樹以松栢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
以供夏秋祭祀之用悉如太祖舊制至嘉靖二十一年
撤大祀殿擬古明堂名曰大享每春行祈穀禮隆慶元
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宜罷祈穀于先農壇
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後至崇正朝復舉行

王圻續通考嘉靖十年定祈穀禮

一前期五日上詣犧牲所視牲先一日告廟及還參
拜俱如大祀之儀告詞曰明日恭視祈穀牲儀參辭
次日視牲還以後命大臣輪視如常儀

一前期四日太常寺奏祭祀諭百官致齋三日上親
填告請太祖祝版于文華殿

一前期三日上詣太廟請太祖配神以脯醢酒果行

再拜一獻禮祝文曰維嘉靖某年歲某甲子某月某
朔某日孝元孫嗣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太祖高皇
帝曰茲以今月某日啟蟄之辰恭祀上帝于園丘為
民祈穀謹請皇帝侑神伏惟鑒知

一前期二日太常卿同光祿卿奏省牲如常儀

一前期一日上親填祝版于文華殿遂告于廟告辭
曰孝元孫嗣皇帝某明日祇詣南郊行祈穀禮謹詣
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恭預告知夜二鼓禮部尚書
侍郎導引太常卿捧請神版奉安于壇位俱如大祀
之儀

一陳設上帝位犢一玉用蒼璧一帛一青色登一簋
籩各二邊十二豆十二蒼玉爵三酒尊三筐一祝案
一配帝位同唯不用玉

一正祭是日上常服乘輿至昭亨門右上降輿導引
 官導上至大次具祭服出由左門入至陛上行祭禮
 如大祀之儀惟不燔柴上還至廟參拜致辭曰孝元孫
 嗣皇帝某祇詣南郊祈穀禮成躬詣祖宗列聖帝后
 神位前謹用參拜畢還宮

一祝文維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嗣天子臣某祇告于
 皇天上帝曰候維啟蟄農事將舉爰以茲辰敬祈洪
 造謹率臣僚以玉幣犧齊粢盛庶品備斯明潔恭祀
 上帝于園丘仰希垂鑒錫福烝民俾五穀以皆登普
 萬方之咸賴奉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峻德成功
 統天大孝高皇帝侑神尚享

明史樂志嘉靖十年定祈穀樂章

迎神中和之曲 臣惟穹昊兮民物之初為民請命

兮祀禮昭諸備筵率職兮祈洪庥臣衷微渺兮悃懇
 誠攄遙瞻駕降兮霽色輝歡迎鼓兮迂龍輿臣愧菲
 才兮后斯民願福斯民兮聖恩渠

奠玉幣肅和之曲 烝民勤職兮農事顓蠶工亦慎
 兮固桑阡玉帛祇奉兮暨豆邊仰祈大化兮錫以豐
 年

進俎咸和之曲 鼎烹兮氣馨香羞兮旨醑帝垂享
 兮以歆烝民蒙福兮以寧

初獻壽和之曲 禮嚴兮初獻行百職趨蹌兮珮琚
 鳴臣謹進兮玉觥帝心歆鑒兮歲豐亨

亞獻景和之曲 二觴舉兮致虔清醴載斟兮奉前
 仰音容兮忻穆臣感聖恩兮實拳拳

終獻永和之曲 三獻兮一誠微裡禮告成兮帝鑒

是依烝民沐德兮歲豐穰臣拜首兮竭誠祈

徹饌凝和之曲 三獻周兮肅乃儀俎豆敬徹兮弗

敢遲願留福兮丕而曰雨曰暘兮若時

送神清和之曲 祀禮告備兮帝鑒彰臣情上達兮

感昊蒼雲程肅駕兮返帝鄉臣荷恩眷兮何以忘祥

風瑞靄兮彌壇壝烝民率土兮悉獲豐康

望燎太和之曲 遥睹兮天衢長邈彼寥廓兮去上

方東帛薦火兮升聞悃悞通兮沛澤長樂終九奏兮

神人以和臣同率土兮感荷恩光

世宗本紀嘉靖十一年春正月辛未祈穀于園丘始命

武定侯郭勛攝事

禮志十一年驚蟄節帝疾不能親乃命武定侯郭勛代

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

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以郊祀禮

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不從

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帝祈穀于大祀殿 十八年改行

于大內之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爲定制

隆慶元年禮臣言先農親祭遂耕藉田即祈穀遺意今

二祀並行于春未免煩數且元極寶殿在禁地百官陪

祀出入非便宜罷祈穀止先農壇行事從之

莊烈帝本紀崇正十四年春正月辛巳祈穀于南郊

春明夢餘錄祈穀用孟春上辛禮也明初用二月上戊

祭先農不行祈穀即嘉靖亦一再舉而罷崇正辛巳年

正月初五日上辛復舉行有旨祈穀除不散齋不出宿

于郊齋宮不朝亥時正三刻止升一燈外其恭視壇位

邊豆牲隻如園丘儀行奏祭著改于正月初一日樂章

奏舞命太常寺勤督樂舞生預為演習

十五年正月行祈穀禮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禮部以朝賀不便疏請改十一日辛巳為中辛得旨改中辛日行禮

崇正壬午蔣德璟上親行祈穀禮記壬午正月初五日
日上常服詣太廟以親詣南郊視牲預告于太祖及列祖神御前仍欽遣禮部左侍郎王錫袞右侍郎蔣德璟詹事黃景昉充上香導引官初六日遣勳臣等恭代視牲初七日上御皇極殿太常寺奏祭祀初八日為始致齋三日初八日質明上常服乘輿詣太廟門西降輿至廟門幄次內具祭服詣太廟告請太祖配神行禮畢出至幄次易皮弁服回御皇極殿太常寺光祿寺官奏省牲初九日大雪上親享太廟禮畢

臣璟即偕王黃二公冒雪出南郊宿太常別院是日午後太常官捧蒼玉帛匣香盒同神輿亭進于皇極殿內司禮監官捧帛同安設于御案之北初十日質明上御皇極殿太常卿捧祝版從中左門進安于御案上上親填御名訖太常卿捧安于輿中司禮監官進玉帛上親裝于各匣內安訖太常寺官以次奉安輿中太常卿隨捧香盒于香亭右跪上三上香行一拜三叩頭禮畢轉于東西向立錦衣衛官旗入擡輿亭從中門出太常卿隨詣大享殿神庫奉安上遂詣太廟以親詣南郊行祈穀禮預告于太祖及列祖神御前行禮畢還宮是日早璟偕王黃二公及太常少卿高倬具吉服冒雪至大享殿皇乾殿演禮即在北天門內候駕至未時錦衣衛官備法駕設板輿于皇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極門下正中上常服御皇極門太常卿奏請聖駕詣南郊行祈穀禮于大享殿上陞輿掌衛官跪奏起輿從午門端門承天門大明門正陽門詣南郊壇內西天門至神路迤西臣璟偕王黃二公及高少卿面駕序立行叩頭禮畢分兩旁候上降輿臣璟等導上從大享南門左門入太常卿党崇雅跪迎同導上至丹陛太常卿導上至大享殿左門入恭視神位臣璟等先詣東陛前候上視神位畢太常卿導上從東陛下臣璟等同導上至神庫視籩豆至神厨視牲太常卿逐一奏畢復同臣璟等導上仍從大享南門出迤西陞輿至齋宮陪祀各官免朝參是日雪勢特猛導引往還可數千武而神庫門路甚深滑上亦徐行俛體諸臣便步趨也至一更時臣璟等三人具祭服詣皇

乾殿行一拜三叩頭禮王公上香請神璟與黃公導引太常官以次捧昊天上帝正位高皇帝配位神版詣大享殿奉安訖臣等三人即趨至大次候駕亥時一燈起萬燈齊明燦如列星上常服乘輿冒大雪從齋宮東門出至神路之西降輿導駕官導上至大次德璟三人及太常卿復命上乘圭曰朕知道了少頃具祭服出導駕官導從大享南門左門入行祈穀禮用十二拜如大祀儀祭畢上出至大次易常服不回齋宮即從西天門還至太廟參謁如前儀畢還宮孫承澤曰案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謂以上辛郊祭天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郊特牲曰郊用辛注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盧植蔡邕曰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孔穎達曰甲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一
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元者善也元日郊用辛元辰耕用亥黃道周曰春日甲乙則未知其果上辛也明初以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祀地方澤洪武十年罷之而止以正月上辛合祀天地于大祀殿并日月星辰山川等神俱在焉其禮甚省其敬甚專嘉靖九年罷之而分爲圜丘方澤朝日夕月四郊其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祈穀十年又改啟蟄日祈穀二十四年又改大祀殿爲大享殿然祈穀禮不復行崇正十四年復行祈穀禮用上辛十五年用中辛云

蕙田案祈穀之禮見于經傳者惟月令左氏春秋後世祀天祈穀自梁天監始卒復與圜丘之祀相混至宋始分明嘉靖舉之而未能嘗親行也莊烈帝奮然行于國勢艱難之日其亦有不得已于痼瘵者歟

右歷代祈穀禮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一

淮陰吳玉搢校字

三

五禮通考卷三

三

此則以古禮考二十一

古禮外禮考

其布亦不計也于禮學考

禮記注疏卷之三十一

